

《鬼断家私》

主要角色

滕大尹：老生

情节

倪守谦临终，恐长子倪善继夺产，不利其妾梅氏及次子倪善述，乃预埋金于废屋，将全部田产皆予长子，只畀妾一行乐图而歿。长子果不顾妾母子。次子以行乐图献滕大尹，滕大尹勘破图轴中藏有遗嘱，乃佯作拜访，托鬼示出藏金，判归次子。

根据《传统剧目汇编》第十一集：产保福藏本整理

【第一场】

(大客堂景。【纽丝】。倪守谦上。)

倪守谦 (唱) 告职归得重病已有一载，
只为那梅氏子常挂心怀。
(白) 老夫倪守谦。为官太守，妻已早亡，续弦梅氏，所生一子尚幼，前妻长子善继，不习正道。老夫年迈，告职归林，身得重病，只恐难久人世，我若死后，长子必然霸占家财，梅氏、次子必受欺害，这便怎么处？哦，有了。
(唱) 我这里在病房暗暗思想，
忽然间有一计想在胸膛。
叫家院将花笺文房呈上，

(家院上。【阴锣】。倪守谦图画。)

倪守谦 (唱) 这件事遇清官必解其详。
(白) 家院，将此画送与裱匠裱成，将此张吩咐工人，裱在画的夹层之中，切莫对别人言明。快去，立时就要。

(院子应，下。)

倪守谦 (白) 倪忠快来。

(倪忠上。)

倪忠 (白) 参见老爷。
倪守谦 (白) 罢了。倪忠，你将老夫上等家财，装在酒坛花缸之内，埋在内厅东西廊下。
倪忠 (白) 老爷这算何意？
倪守谦 (白) 你附耳上来。

(倪守谦与倪忠耳语。)

倪忠 (白) 是是是。

(倪忠下。)

倪守谦 (白) 正是：
(念) 防奸难言明，日久方知情。

(倪守谦下。)

【第二场】

(书房景。【小锣】。倪善继上。)

倪善继 (念) 自幼生来心机巧，赌场中常常跑。就望老子早死了，每日任我自逍遥。
(白) 我乃倪善继，爹爹倪守谦，身有重病，他若一死，这家财全都是我的了。天气不早，不免赌场上走走。

(倪善继下。)

【第三场】

(房间景。梅氏上。)

梅氏 (西皮原板) 我老爷告职回身有重恙，
怕的是年衰迈难免无常。
但愿得苍天佑早复康壮，
也免得我母子受尽凄凉。

(白) 奴家梅氏。配夫倪守谦，身为太守，年已花甲，告职回家，身得重病。我想他
已年迈，恐有不测，我儿年幼，不能知事。前子善继，不习正道，常有恶言相
待，若是老爷去世，他必然吞谋家财，我母子何以为靠？不免将老爷请出，议
论后事。
有请老爷。

(〔纽丝〕。倪善述扶倪守谦同上。)

倪守谦 (唱) 正在卧床睡刚醒，
夫人请我为何情？

(白) 夫人。

梅氏 (白) 老爷病体如何？

倪守谦 (白) 咳！只恐难久于人世也。

(梅氏哭。院子上。)

院子 (白) 禀老爷，字画裱成，老爷请看。

倪守谦 (白) 你且退下。

(院子应，下。)

倪守谦 (白) 儿吓，你哥哥那里去了？

倪善述 (白) 今天早晨，我看他往前村去了。

倪守谦 (白) 你去往前村，将你兄长与嫂嫂唤来。

(倪善述下。)

倪守谦 (白) 啊夫人，想我这病，只怕难好，我死之后，那善继奴才，必吞谋家财也。

梅氏 (白) 叫妾身如何是好？

倪守谦 (白) 咳，我自有道理。我这里有此行乐图一张，你带在身旁，若是我死之后，那善
继将家财平分与你便罢，若是他欺心吞谋，你千万要忍耐，随他如何，你必须
私访清官，将此图呈上，当堂去告，你母子必有好处。我的言语，你要紧记。
夫人吓！

(唱) 我已吩咐须紧记，
霎时一阵心血迷。
眼昏花身无力不能由己，
大限到顾不得妻分子离。

(倪守谦死。)

梅氏 (唱) 一见老爷归了西，
万般苦处好惨凄。
哭一声老爷呀奴的夫，

(倪善继、倪善述、李氏同上。)

倪善继 (唱) 即忙上前问端的。

(白) 姨娘为什么哭？

梅氏 (白) 你爹爹下世去了。

(梅氏、倪善继、倪善述、李氏同哭。)

倪善继 (白) 可曾留下什么言语？

梅氏 (白) 这个，并无一言。

倪善继 (白) 如此，家院、倪忠快来。

(院子、倪忠同上。)

院子、
倪忠 (同白) 参见大爷。

倪善继 (白) 老太爷已过世了。

(院子、倪忠同哭。)

倪善继 (白) 你们将尸首抬到前厅。

(梅氏、院子、倪忠、倪善述搭倪守谦同下。)

倪善继 (白) 这就好了，老的已死，把他娘儿两个赶出去，这家财全是我一人的了。
 李氏 (白) 只怕乡邻们不答应。
 倪善继 (白) 这不要紧，待我假造老东西的遗嘱，就写上分书，给他们五亩荒地，三间草房。
 李氏 (白) 如此虽好，只有那倪忠老奴才，有点难办。
 倪善继 (白) 这我有法子。
 倪忠快来。
 (倪忠上。)
 倪忠 (白) 参见大爷
 倪善继 (白) 你这么大年纪，还做得了什么事，你快到东村，那里有三间草房，几亩荒地，你到那里去罢。
 (倪忠应，下。)
 倪善继 (白) 这就好了。
 (倪善继、李氏同下。)

【第四场】

(守旧景。〔水底鱼〕。倪忠上。)
 倪忠 (白) 咳，大爷去世，不想大爷就要吞谋家财，是我本要对二夫人说明大爷埋银之事，怎奈大爷去世前吩咐，不可言明，这也不知何故，待我东村走走。
 (倪忠下。)

【第五场】

(大客堂景。倪善继、李氏同上。)
 倪善继 (白) 老东西已死，今已断七，这家财的事，至今尚未料理。
 家院快来。
 (院子上。)
 院子 (白) 参见大爷。
 倪善继 (白) 你去把众邻舍请来。
 (院子应，下。)
 倪善继 (白) 他们来了，你随我怎样说，你千万不要多言。
 (院子引众邻人同上。)
 众邻人 (同白) 唤请我们作甚？
 倪善继 (白) 列位高邻。家父去世，现已断七，我要与姨娘兄弟分家。
 众邻人 (同白) 怎么分法？
 倪善继 (白) 先人也曾留下遗嘱，东村几亩荒地，三间草房，归姨娘兄弟所有。
 众邻人 (同白) 这叫他们如何度日？
 倪善继 (白) 这是先人吩咐，现有证凭，列位请看。望列位照此行事，我必有相谢。
 众邻人 (同白) 如此总要论公。
 倪善继 (白) 家院，请二夫人与二少爷出堂。
 院子 (白) 是。
 有请二夫人、二少爷。
 (倪善述、梅氏同上。)
 梅氏 (念) 大爷下世去，母子受孤凄。
 (白) 众位高邻。
 (众邻人同还礼。)
 梅氏 (白) 将我母子唤出，不知何事？
 倪善继 (白) 与你们分家。
 倪善述 (白) 分家可不仁？
 倪善继 (白) 不分总不行。
 梅氏 (白) 吓大儿，你兄弟年幼，不会说话，你要让他些。
 倪善继 (白) 不要多说，这家一定要分。
 梅氏 (白) 但不知怎样分法？

倪善继 (白) 东村的田，草房三间归你们。
 梅氏 (白) 叫我母子如何度日？
 倪善继 (白) 这是先人吩咐，现有证凭遗嘱，列位高邻的见证，现有田契、草房单据在此，你与我走。
 梅氏 (白) 哎吓！
 (唱) 大儿做事心肠狠，
 母子如何度残生。
 含悲忍泪出门去，
 去往东村走一程。
 (梅氏、倪善述同下。)
 倪善继 (白) 列位，明日我备酒相请。
 (众人同下)

【第六场】

(野景，草房。【纽丝】。梅氏、倪善述同上。)
 梅氏 (唱) 眼见日落天色晚，
 只见草屋泪不干。
 (倪忠上。)
 倪忠 (白) 参见夫人、二爷。
 梅氏 (白) 罢了。
 倪忠 (白) 夫人、二爷来至东村则什？
 梅氏 (白) 我与大爷分家另住了。
 倪忠 (白) 怎样分法？
 梅氏 (白) 就是草屋三间，荒田几亩。
 倪忠 (白) 如此如何度日？
 (梅氏哭。)
 倪忠 (白) 夫人可要用些什么？
 梅氏 (白) 不用，你且下去。
 (倪忠下。)
 梅氏 (白) 儿吓。你父留下画图一张，言道：若遇清官，拿此图去告，你我母子定有好处，随我来。
 (梅氏、倪善述同下。)

【第七场】

(野景。)
 滕大尹 (内西皮导板) 十载寒窗一举成名，
 (四青袍、二公差引滕大尹同上。)
 滕大尹 (西皮原板) 为县令与黎民判断冤情。
 食君之禄把忠尽，
 报君恩尊慈孝不负明君。
 虽然为官只七品，
 勤劳秉正牧良民。
 (白) 下官滕大尹，蒙圣恩放我县令，今日拈香之日。
 左右，开道。
 (唱) 人来开道往前进，
 一柱清香拜神灵。
 (众人同下。)

【第八场】

(守旧景。地保上。)

地保 (白) 我地方是也。今有本县太爷，往府庙拈香。
 (倪善述暗上。)
 地保 (白) 闲人闪开，老爷来也。
 倪善述 (白) 大哥，你说老爷来，哪位老爷来了？
 地保 (白) 本县滕大尹太爷往府庙拈香。
 倪善述 (白) 可是清官？
 地保 (白) 大大清官。
 闲人站开，太爷来了。

(地保下。)

倪善述 (白) 太爷来了，待我请出母亲。
 孩儿有请母亲。

(梅氏上。)

梅氏 (白) 何事？
 倪善述 (白) 今有清官，本县太爷滕大尹在府庙拈香。
 梅氏 (白) 如此待为娘带了画图前去。

(梅氏、倪善述同下。)

【第九场】

(庙堂景。【吹打】。四青袍、二公差、滕大尹同上，老道自下场门上，迎四青袍、二公差、滕大尹同入门，滕大尹烧香毕，坐。梅氏、倪善述同上。)

梅氏 (白) 冤枉！
 滕大尹 (白) 左右，哪里有人叫冤？
 二公差 (同白) 乃是一个妇女。
 滕大尹 (白) 带上来。
 二公差 (同白) 是。
 这个女子，老爷传见。

(二公差带梅氏，同推入。)

梅氏 (白) 叩见老爷。
 滕大尹 (白) 那一妇人，姓什名谁，状告何人？
 梅氏 (白) 小妇人梅氏，配夫前任太守倪守谦，状告大儿善继，谋夺家产。
 滕大尹 (白) 原来是一位夫人，随在轿后。
 左右，打道回衙。

(老道下。四青袍、二公差、滕大尹、梅氏、倪善述同走圆场。)

滕大尹 (白) 升堂。来，带梅氏。
 二公差 (同白) 带梅氏。
 梅氏 (白) 参见太爷。
 滕大尹 (白) 你将冤枉一一讲来。
 梅氏 (白) 容禀：
 (唱) 不幸老爷把命丧，
 大儿谋产心不良。
 儿夫在世对我讲，
 留下行乐图一张。
 若遇清官对他讲，
 太爷与我做主张。

滕大尹 (白) 如此将画呈上来。

(梅氏呈画。)

滕大尹 (白) 来，将倪善继提来。

(公差甲应，下。)

滕大尹 (白) 这是何人？
 梅氏 (白) 次子善述。

(公差甲、倪善继同上。)

倪善继 (白) 参见太爷。

滕大尹 (白) 善继, 你将分家之事, 一一讲来。
倪善继 (白) 先人去世, 留下遗嘱, 叫我分给他东村田, 三件草房, 现有众邻人的见证, 太爷可以问他们。
梅氏 (白) 这个!
滕大尹 (白) 如此, 善继, 你且回去。
倪善继 (白) 谢太爷。
(倪善继下。)
滕大尹 (白) 梅氏, 你且回去, 将画留下, 我自有道理。
梅氏 (白) 是。
(梅氏、倪善继同下。院子暗上。)
滕大尹 (白) 家院, 打扫书房, 退堂。
(众人同下。)

【第十场】

(书房景。下场门设桌子小帐子, 家院上, 打扫挂画。)
院子 (白) 有请老爷。
(【小过门】。滕大尹上。)
滕大尹 (白) 你且退下, 少时命丫鬟打茶前来。
(院子应, 下。)
滕大尹 (白) 且住, 适才梅氏状告大儿善继谋产, 那梅氏言道: 倪太守留下此画与她, 日后若遇清官, 定能断出, 想此画也不知是何意也。
(【起初更鼓】。)
滕大尹 (唱) 有本官在书房前思后想,
那梅氏告大儿谋产一桩。
倪善继在公堂并无言谎,
梅氏女非刁妇叫我难详。
(白) 那善继并无谎言, 梅氏亦非刁妇也。看此图上面, 乃倪太守自画行乐之图, 他右手抱婴儿, 左手指地, 面带笑容, 这算何意? 老先生吓, 老先生, 你这是何苦吓!
(【起二更鼓】。)
滕大尹 (唱) 倪太守你本是官居黄堂,
因何故这家财无有主张。
莫不是将家财与大儿执掌,
又怎能将画图付与妻房?
(白) 见此图之中, 并无可疑之处。真真叫我难断吓!
(【起三更鼓】。)
滕大尹 (二黄摇板) 谯楼已打三更响,
思前想后无主张。
我这里取此图仔细观望,
(滕大尹取画。【小过门】。丑丫鬟暗上, 捧茶盘, 滕大尹左右看画, 丑丫鬟偷看, 滕大尹转身, 丑丫鬟将茶盘翻倒。)
滕大尹 (白) 大胆!
(丑丫鬟跪。)
滕大尹 (唱) 大胆的小丫鬟敢发癫狂。
(白) 哇! 大胆贱人, 做事莽撞。
家院, 看家法伺候。
丑丫鬟 (白) 老爷不要生气, 小丫鬟偷看老爷手中的画, 撞翻了茶, 将画弄湿了, 待小丫鬟拿去洗洗就是了。
滕大尹 (白) 哎哟, 此乃五色之图画, 焉能浆洗?
(滕大尹看图惊, 挂上细看。)
滕大尹 (白) 丫鬟取金钗来。
(丑丫鬟应。滕大尹取钗破画看。)

滕大尹 (白) “太守倪守谦，因年迈告职归林，先妻早亡，留下长子善继，行为不正，次妻梅氏，所生一子，取名善述，尚幼。我病将危，恐我死后，大儿吞谋家产，梅氏母子，后身难度，故将金银藏在酒坛与花缸之内，埋藏内厅东西廊下。恐大儿知道，又恐妇弱难抗，故将遗嘱藏于画中，若有清官，以公将此财产断与梅氏母子，以昭大公。事毕谢银五百两，倪守谦具。”

(笑)
(丑丫鬟笑。)
滕大尹 (白) 唔！
(丑丫鬟下。)
滕大尹 (唱) 看罢此画喜洋洋，
有此机谋在画中藏。
明日里到他家我假意判断，
管叫那倪善继如梦黄粱。

(滕大尹下。)

【第十一场】

(大客堂景。倪善继、李氏同上。)

李氏 (白) 你说梅氏告了你，到底怎么一回事？
倪善继 (白) 今天本县太爷，亲自到此地审问此事。
(院子上。)

院子 (白) 大爷，太爷来了。
(【长锤】。四青袍、二公差、倪善述、梅氏、滕大尹同上。)

滕大尹 (唱) 我心中早把那巧计想，
今日特地到他庄。
来至倪府用目望。
倪善继 (白) 迎接太爷。
(滕大尹假对空中说话。)

滕大尹 (白) 哎吓哎吓，卑职怎敢有劳倪老先生迎接！老先生请！哦呵，老先生请坐！
(唱) 有劳先生迎接门墙。
(白) 吓老先生，昨日尊夫人，来到我的公堂，状告大令郎，此事老先生可知否？
(唱) 昨日里在公堂未能言讲，
因此上到尊府细问端详。
(白) 先生可是将家财付与大令郎所管么？哦哦哦。
(唱) 原来是老先生早做主意，
将家财已分明付与令郎。
(白) 老先生既已分明，为何梅氏夫人，又告此状？哦，原来如此。
(唱) 老先生但把宽心放，
这桩事儿我承当。
我有言来忙奉上，
(滕大尹故作惊异。)

滕大尹 (白) 哎吓！
(唱) 不见了老先生所为哪桩？
(白) 老先生哪里去了？
倪善继 (白) 太爷，你找谁？
滕大尹 (白) 方才与令尊叙话，怎么不见了？
倪善继 (白) 我老人家，早已去世了。
滕大尹 (白) 方才明明在此叙话。
倪善继 (白) 太爷，你看见鬼了。你看见家父，他穿的什么？戴的什么？
滕大尹 (白) 你且听了：
(唱) 老先生慈眉善目样，
五绺白须飘在胸膛。
方面大耳童颜样，

身穿大红，足踏朝靴，腰围玉带，头戴乌纱。适才与我谈家常。

倪善继 (白) 难道说尔等就没见他？

李氏 (白) 我怎么会看见他？

倪善继 (白) 你问问他，他说了什么话了？

滕大尹 (白) 太爷，他说的啥？

倪善继 (白) 他说将财产必须从新分过，你可愿分？

滕大尹 (白) 这家财，已请过众邻人作见证，已分得清清楚楚，还要分什么？

倪善继 (白) 如此也罢，你要念在他母子无人奉养；本县做主，你将中厅分与她母子，你看如何？

李氏 (白) 就分给他好了。

倪善继 (白) 如此，我分给他就是。

滕大尹 (白) 口说无凭，必须你立下字据，请众乡邻作见证，方能算数。

倪善继 (白) 来，请众高邻来。

(院子应，下。院子引众邻人同上。)

众邻人 (同白) 作什么？

倪善继 (白) 现在太爷作主，将中厅分给梅氏，请你们作证人。

众邻人 (同白) 如此，我们作证就是。

倪善继 (白) 如此请你们画押。

(众邻人同画押。)

倪善继 (白) 太爷，字据在此，太爷请看。

滕大尹 (白) 你等愿意作证？

众邻人 (同白) 小人们愿意作证。

滕大尹 (白) 好，退下。

(众邻人同下。)

滕大尹 (白) 善继，你不要后悔？

倪善继 (白) 决不后悔。

滕大尹 (白) 好吓！

(唱) 人来转至中厅下，
我有言来听根芽。
东廊之下取银两，

(【阴锣】。二公差取酒坛同上。)

滕大尹 (唱) 西廊下还有五缸花。

(二公差同下，取缸同上。)

倪善继 (唱) 一见银子摆地下，
怪来怪去要怪他。
走上前来忙跪下，
(白) 太爷！
(唱) 银子归我坛子归他。

滕大尹 (唱) 你有何脸面再讲话，
岂不活活来羞杀。

倪善继 (唱) 一霎时叫我气涌上，
不如一死绝自家。

(倪善继碰死。)

李氏 (唱) 一见儿夫赴泉下，
看来万事要怪他。

滕大尹 (唱) 恶人自错事今发，
倪太守死后断未差。

(白) 你等好好在家度日。
开道。

(四青袍、二公差同应。【尾声】。众人同下。)

(完)